

魯若水

個人簡介

如果有一種事物是與生俱來熱愛的，對我來說，一定就是詩。李白酒後百篇是詩，宮崎駿淺筆勾勒是詩，莊周夢蝶亦是詩。雖然是個學電腦的理科生，不過最喜歡的事情卻是為文作詩。不帶功利的愛好總是可以給人輕盈滿溢的歡愉。



挽歌

——淺論Ghibli主要作品與莊子哲學

每次看到任何電影，都會禁不住拿來和Ghibli的經典之作比較，而奇妙的是，無論過了多久，經過了多少事，曆閱多少獲獎無數的電影或者小說，Ghibli曾經帶來的感動卻仿佛美酒一般，隨著歲月越釀越醇，縈繞不去。

在傳統對Ghibli工作室電影的解讀裡，從生態主義或者環保主義的角度來探討作品的評論與學術研究汗牛充棟，以至於這種印象在人們眼中根深蒂固，宮崎駿也成了「環保電影」的代名詞。

誠然，人與自然的對立與衝突在ghibli作品中一再的出現，從最早的《風之穀》中人類與對自然強烈的敵視，到《百變狸貓》狸貓為了與人類搶奪最後生存之地絕望的抵抗，在《幽靈公主》中人類弑神後死亡吞噬大地的震撼，但是，「環保」從來都不是ghibli的「一個題材」，沒有試圖用魔幻手法警醒人類「自然會對人類施以可怕的報復」；亦沒有妖魔化人類文明，否定所有的文明成果。

Ghibli的電影深邃而宏大，充滿濃厚的人文主義關懷和哲學思索，不斷拷問著人性，探求著人類問題的根源，洋溢著浪漫主義的基調和瑰麗的想象，風格清新明麗，純真質樸。

最終，Ghibli在哲思的源頭與千年前中國的先聖莊子碰撞了，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他們不約而同的在這個源頭上構建出自己的龐大世界，用恢弘恣肆的藝術勾勒出秀麗絕俗的輪廓，超越一切文化，時代，地域的限制，散發出驚世的風華和光彩。

這個源頭，便是自然。

神話與寓言的奇幻風格

曾有人指出：「千尋與小白子神仙世界的一番曆練，讓一部《千與千尋》摘下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和奧斯卡最佳動畫片；隨著蘇菲和哈爾在魔法帝國的轉變過程，一部《哈爾的移動城堡》又為他摘下了威尼斯電影節『榮譽金獅獎』」。雖然這個說法或許不全面，但是確實反映了Ghibli電影濃烈的奇幻色彩。

前蘇聯的葉·魏茨曼人為，「對於『事物的神秘本質』和人類情感本性的探索，可以借助於神話，寓言結構的運用，將作者的創作理念，以更加精微幽妙的藝術化方式傳遞」。神話的基礎上，想象力得到了無限的延伸。神話，是人類最初對於自然的崇敬和畏懼。

莊子亦是神話寓言風格的集大成者，被稱為「寓言十九」。《莊子》開頭的第一篇《逍遙遊》便以驚天動地的氣勢描繪了「鵬程萬裡」的萬千氣象，《秋水篇》裡百川灌河，浩瀚無涯的大江大海，以及北海若宇宙無限，物理無窮的感歎，一直把人引入無限深邃的宇宙。其他諸如莊周夢蝶，觸蠻之鬥其形象之奇詭，情節之出人意料，處處洋滿奇特神異。

然而所有的奇幻沒有了現實依托只能是個好看的故事，奇幻與現實的交織才完整構成Ghibli和莊子的風格體系。奇幻裡隱射著現實，現實又帶著夢幻色彩。這樣的風格卻驚人的比單純的

寫實更直擊人性的本源，似乎越奇越正。正如卡夫卡的《變形記》，在人變成甲蟲的貌似荒誕的故事裡，強烈表現出當代社會人性的壓抑與扭曲。「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似乎《逍遙遊》中的鯤鵬都是如此的離奇，然而在對這些出世絕俗的生物的描摹中，我們似乎看到了，那便是莊子自由遼闊的思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在《紅豬》中，自我詛咒變成豬的波爾格，他絲毫沒有給人以超現實的怪異感，相反，他對自我良知的堅持與對現實的巨大的無奈感，對戰爭的蒼涼感，得到了更完整的表達。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莊子的精神本體論以自然為准則，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莊子說，「物順自然」，將「自然」從道的法則發展到和深化為生命精神，而這種生命精神又演繹為審美情愫，認為「大美」在於自然秩序，「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遊》）最高的美源於宇宙本體的內在秩序——道，它「負載天地雕刻眾行而不為巧」。天地自然是最大的美：「聖人者，原天地之美。」由此出發，產生自然主義的審美觀，他以「東施效顰」的寓言說明美在於自然。自然本身便是美。

Ghibli毫無疑問繼承了這種思想，其作品對自然之美的描繪細膩而宏大，深邃而寧靜。

就像《龍貓》給人的感覺就是，在靜謐的大自然裡，生存著神秘的生物，他們是森林生命的主宰，只有當你擁有一顆純淨的心靈，才能與他們接近，並且得到他們神奇的同情和幫助，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就是與自然和為一體，告別城市的喧囂，過著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比如《天空之城》。拉普達Laputa被毀滅之後，那些高科技

的部件紛紛肢解，剝落，而只有那棵樹還存在，一點點的飛向天空。一棵樹，自太古以來就存在，它的種子，打碎岩石穿過鋼鐵挺身破土；它的幹莖，透過荊棘越過峭壁指向天空；它的葉片，遮天蔽日橫無際涯地鬱鬱蔥蔥；它的須根，樹冠有多廣，多高，就紮多遠，多深。它為求生存的一舉一動都沉澱著堅定與溫和。一旦被種在一個地方就不會再挪動地方，還有那麼多花草草依附在四周，有小動物爬上爬下，從不覺得樹是孤單，樹有獨特的語言，神奇的吸收養分的方式，從光，從土壤，從雨露，從隨便很多地方都可以獲取生存下去的希望，堅強，美麗，沉靜。

陽光下，風吹過樹葉，那是我覺得自然間最簡單的美，在一個遙遠的沒有音響的時代，這可能是最原始的一種聲音了吧，風吹過海洋，風吹過樹葉，沙沙沙的。

萬物有靈

萬物有靈的信仰，來自對自然之美，自然之靈的深沉熱愛與敬畏。

日本民族認為在自然界的萬物，都有神靈在保佑。山川河流，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甚至石頭都有靈性。如同宮崎駿動漫中隨處可見許多與情節沒有直接關聯的小精靈，綠色生生不息的原野，飄滿浮萍的清澈池塘，灑滿樹蔭的小道，甚至《天空之城》中被喚醒為了保護主人而只身對抗整個軍隊的機器人，在臨死的剎那，哪怕沒有眼神沒有表情，我們似乎那能聽到悲傷而溫柔的歎息。

反觀莊子，他極為崇尚自然，熱愛自然，賦予天地萬物以活潑潑的個性與生命，用各種各樣神鬼的傳說與神話賦予山川河流，天地萬物以獨特的靈性。他以極細膩的筆觸描繪了風的千百種不同的聲響，稱之為「天籟」（《齊物論》）；看到水中魚兒自由遊蕩的活潑身姿，莊子是那樣的心馳神往，發出由衷贊歎：「魚兒樂矣。」；他寫出「澤雞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養生

主》)的悠然自得，寫出馬兒「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踢」(《馬蹄》)的神態。在莊子的筆下，蟲魚鳥獸都充滿了感情和風韻，流露出他對大自然的一往情深，處處洋溢著大自然最活潑的生命節奏與意趣。

莊子贊美自然，主張物順自然，回歸充滿靈性的自然，以精神的絕對自由與豐富完成人獨特的價值。在這一點上，Ghibli一脈相承。所有Ghibli作品一直都不遺餘力的描畫著自然生動的靈性，而非通常意義上人們看待自然為毫無感知，毫無感情的死物。

在《懸崖上的金魚姬》中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海神。美麗的她氣質高貴，紅發如瀑，當海上的船只遇到危險，她操作海水幫助他們脫險，她理解小女兒波妞對宗節純真的愛，給了她變身成人的力量。她充滿美，優雅，智慧，仁慈和尊重，是宮崎駿對自然靈性的詩意表達與贊美，對生命和自然本源的追溯。他借著波妞父親藤本的口表達出清醒而富有良知的人類對人性的傲慢，貪婪的嚴厲批判，又借著海神表達出自然無限的寬容和仁慈，對人類天然人性中朦朧詩意的愛戀的向往。

沒有人類的自然，依舊是自然。《天空之城》裡，文明毀滅後的拉普達，一片純淨，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之下，冉冉上升，聽到鳥的鳴叫，風的低唱，斑駁的樹影灑落在長滿青苔的臺階上。這樣的圖畫和西方科幻小說裡對人類文明後的世界，要麼成了荒蕪之地，要麼成了汪洋大海截然相反，人被默認為環境的主人。Ghibli要突出的是自然也是一個靈性的存在，它充滿智慧，從不附屬於人類。正如希達在毀滅拉普達之前說的：「如穀之歌，紮根土裡，與風共存，與種子越冬，與鳥兒歌唱。」《風之穀》裡曾經有段回憶，在一片耀眼的幾乎睜不開眼的金色裡，童年的小娜無西卡偷偷在身後藏起了一只幼年的王蟲，想保護它不被大人們殺死。《百變狸貓》裡，最終放棄了對人類的攻擊的狸子說，會變身的狸貓還可以憑借變身術混跡在人群生存，那別的不會變身術的兔子，松樹，還有許許多多的小動物會怎麼樣呢？

自然本真的人性之光

Ghibli是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懷著深深的眷戀。愛，夢想，溫暖，純真和希望。而莊子亦崇尚自然，肯定人與生俱來，未加任何人類社會觀念和文明影響的天賦人性。他說：你們就按照你本來應有的樣子，按照與生俱來的天賦，成就你自己就可以啦。要相信，成就你自己就是至真，至善，至美。他讓你透過永恒的窗口，看到短暫與永恒，渺小與偉大，生與死之間的統一。他讓你拋開世俗加給的種種精神枷鎖和思想桎梏，輕輕鬆松，純純正正的走過人生。

然而文明的發展卻恰恰是這種桎梏越來越嚴厲，直到人迷失在萬千世界。

宮崎駿對《千與千尋》曾有過如下的話：「千尋最終回到人類社會，並非因為她打敗了惡勢力，而是由於她挖掘了自身蘊含的生命力的緣故。……日本人從孩提時代就開始麻木，他們過分沉迷自我世界，幾乎患上了『自我肥大症』」。千尋最終找到了自我，找回了勞動與愛的價值，回複了生命的活力，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別人。《哈爾的移動城堡》中，以自己的心去換取神奇法力的哈爾，最終幫助哈爾找回自我的，是女孩蘇菲的純真與愛。

《回憶點點滴滴》裡，寧靜甜美的田園，夕子與一個樸實的農村青年就在田埂邊，望著碧藍的天空，淺淺深深的兩顆心萌動了。《紅豬》裡波哥每次都開著飛機在海心小島上盤旋，島上是在戰爭失去過四次丈夫，宛如地中海玫瑰般美麗優雅，等待著他的吉娜。《魔女宅急便》純真可愛的魔女琦琦與熱愛飛行，充滿夢想的少年之間懵懂青澀的情誼，《側耳傾聽》片尾小男孩在晨曦中鼓起勇氣對小女孩說：「也許現在我們做不到，但未來讓我們結婚吧！」《千與千尋》裡，原本冷漠而懦弱的小女孩千尋為了救起曾經幫助過她的白龍而一個人去往未知的遠方……

這些片段仿佛如此之近，又仿佛如此之遠。分不清甚麼是愛情，甚麼是友情，甚麼是親情。在宮崎駿的眼裡，人類之間的情

誼根本是不能區分的，對感情的區分亦是文明枷鎖，在太初朦朧混沌中，愛依舊可以產生，那是一顆柔軟的心靈和一種溫暖的流動。纖細，卻又堅韌，強大到給人以不惜生命的勇氣。

人的哀傷與悲憫

當人類開始不再是為了生存而是因為貪婪和殘忍而殺戮而仇恨，人離美好的自我就開始漸行漸遠了。說到底，有哪些戰爭到底是為了生存，如果不是統治者貪婪殘忍的剝削，或者就是強權者野心勃勃的侵略；而又有那些對自然的踐踏是為了生存，如果不是人類一再想要更為舒適和奢侈的生活滿足自己的饕餮或是虛榮。

被貪婪扭曲人性變成一個怪物的葛朗臺，並不是巴爾紮克古老的寓言。人的生命太短望不到萬裡層雲的遙遠，因此習慣性動作是勇敢地飲鳩止渴。就像《幽靈公主》裡的女當家聽了雲遊僧的話去殺神。與人類惡戰之後的犬神莫挪和豬神乙事主都已歸於塵土，麒麟獸漸漸化作熒光的巨人，而石火箭射穿了它的脖子——之前它只是斜眼一瞥女當家托著的木制槍杆便長葉開花幾乎罷工，但人類做的火藥依然是威力不減地打落了神的頭，從麒麟獸的頸項中鋪天蓋地湧出死亡的黏液吞沒所有它觸到的生命甚，死亡吞噬了大地。

那一刻黑暗略過大地的聲音，是大地的挽歌，更是人性的挽歌。人性的貪婪驕傲和殘忍葬送了大地也葬送了自己。

莊子說：「一受其形成，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呼！……」種種人為的觀念，驅使著人們「殉利」，「殉名」，「殉物」，人為物役，而喪失了自己。人的枷鎖越多，越難解除，人類在自己創造的文明中，加劇自己的痛苦。

無論是宮崎駿亦或是莊子，都對人類生存有著深深的悲憫，一部《莊子》，其宗旨就是要把人從「自喪」中解救出來。莊子為人類靈魂的門打開了通向永恒的窗口，求真，求善，求美，

達到「至樂」之境。宮崎駿說過，他知道幾部動畫片，無論再怎麼賣座，對時代腳步的前進怕是一點影響都起不到，文明的腳步不可能逆轉。他不想做給成人看的動畫，只想為孩子們不斷的創作。我想，時代的確不可逆，或許也只有孩子還會相信正義和美好，那些充滿了人文關懷的動畫就像種子一樣，灑下去，在不知不覺間成長，給人類的未來一絲明媚的希望。

宮崎駿沒有去領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獎，他說，世界在受苦……

人的貪婪和驕傲注定了那對自然無盡的索取。人們認為這無可厚非。而如今的我們在這條路走的太遠，就是想要改變，也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去了。即使看到《幽靈公主》裡，女當家幻姬她懷著對人的仁慈，想要爭取生存的空間，決非泯滅人性的怪物，然而，最終仍是整個森林被死亡粘液吞噬。

「很久以前，這國家被森林濃密地覆蓋，眾神自太古以來就住在這裡。」蒼茫的天地之間，《幽靈公主》的開頭如斯。

作家評語

楊 照：一位深愛宮崎駿作品的閱聽者筆記，字裡行間流露濃厚情感，與出入各作品之熟悉、左右逢源，是說服力之來源。只是以莊子來提高宮崎駿作品，似低估了其中更豐富的意涵。

獲獎感言

生疏了很久的中文寫作，純為心中感發，想向摯愛的動畫大師致敬，然終是有心而力不逮，能得到一些肯定倒是在意料之外，驚喜而感動。

宮崎駿和莊子都是我心裡最為憧憬的大師，他們描繪出的遼闊斑斕的世界給了我一個和世俗完全不同的哲學觀，讓我明白了某種明麗開闊而深沉莊嚴的偉大，被嚴重束縛的眼界得以看到自然、人性和宇宙。

這次大賽的主題真好切合了我不斷思考的問題，借著對宮氏作品一切粗淺的解讀試圖做一些論述。我相信，儘管或許個人能做的非常有限，然而終究不是可有可無——一個健康美麗的生態環境是所有人共同的願望。